

無量壽經玄義—依教奉行，即是善根福德因緣成熟（第十三集） 1990/3 美國達拉斯 檔名：02-021-0013

請掀開經本，第二十九面倒數第五行，看第七，「部類差別」。經典雖然很多，如果從性質上來區分，有同類的，也有同部的，這也是要辨別清楚的。

「同部：本經與小本《彌陀》」，就是《佛說阿彌陀經》，「是同部經典」。「《疏鈔》謂大小二本，『文有繁簡，義無勝劣』，判屬同部。」蓮池大師看這兩部經，兩部經的內容沒有差別，只是在文字一個說得簡略，一個說得詳細，所以「文有繁簡，義無勝劣」，這兩部經是同部的。確實就是講到修學方法來說，這兩部經都是主張持名念佛，而且都說一日到七日成就。「小本現有三種」，就是《阿彌陀經》，《阿彌陀經》現在在世間流傳一共有三種不同的版本。「秦唐二譯，大體相同，稍有出入。秦譯精要流暢，眾所宗向。唐譯則準確詳備，力保原面。」這先說《彌陀經》在我們中國有兩次翻譯，第一次是姚秦時代，也就是我們中國東晉的時候鳩摩羅什大師翻譯的。羅什大師與道安與慧遠大師都同時代，我們淨土宗第一代的祖師遠公大師跟羅什大師往來也很密切。現在一般流行的本子，可以說都是採取羅什大師的譯本。這個本子確實他採取的是意譯，「精要流暢」，我們念起來念得很舒服，就像中國人寫的文章一樣，所以非常受中國人的喜愛。另外一個本是唐朝玄奘大師翻譯的，奘法師翻譯是直譯，就是照印度梵文一句一句把它譯出來。這樣譯出來文法還保存著梵文原來文法的格式，當然這是與原文相去不遠，相去很近，所以是「力保原面」，保存了梵文原來的面貌。要是講詳細、詳實，那是玄奘大師的詳實；要是講通暢

，那是羅什大師翻譯的通暢。它的內容大致都差不多，真的是大同小異，可見得兩位大師所翻的原本是相同。現在這兩種本子，在以往玄奘大師這個本子沒有流通，沒有單行本，要想看玄奘大師翻的《阿彌陀經》，只有去查《大藏經》，《大藏經》裡面收的有。現在我們把奘法師的譯本也收在《淨土五經讀本》裡面，我們統統都能看得到。

第三種本子就是夏蓮居居士的會集本。老居士不但是對《無量壽經》有會集本，《無量壽經》因為有五種不同的本子，的確有會集的必要，但是小本《彌陀經》秦唐兩譯各有長處，必須兩個本子互相看，《彌陀經》裡面真正的義趣才能理解，才不至於產生疑問，所以他就把這兩種本子也做了一次會集。「夏蓮居居士撷其精要，更據六朝石經補足秦譯所佚之廿一字。」這個本子是鳩摩羅什大師的本子，在湖北襄陽發現石經，就是《阿彌陀經》全部的經文刻在石頭上。什麼年代刻的？是六朝時候刻的，「六朝人手書而刻石者」，比我們現在流通的本子多了二十一個字。這二十一個字如果補進去，《彌陀經》的意思的確是很圓滿，因為我們現在常常讀秦譯的經，讀到「一心不亂」就很難接受。因為一心不亂絕對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得到的，所以往往懷疑我們依這個法門修能不能往生。實在就一心不亂下面掉了二十一個字，這是襄陽發現石經裡頭有。夏老居士會集本就把襄陽石經這個二十一字也補進去了，也會集進去了。

「於『一心不亂』之下，尚有」，就是底下這二十一個字，「『專持名號，以稱名故，諸罪消滅，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緣。』」就是這二十一個字，這二十一個字要補進去，意思的確是非常的圓滿。「一心不亂」連到這個「專持名號」，那這個意思就不一樣。「一心不亂，專持名號」，那跟玄奘大師所翻的「一心繫念」就跟原

文沒有出入了。可能是我們流通本子是從前抄寫的時候抄漏了一行，一行二十個字，正好錯了一行、掉了一行去了，所以流傳下來這個本子就沒有這二十一個字，正好是一行。「會本依古德意，補入此廿一字，大有益於聖教。」這個對於依《阿彌陀經》修學求生淨土，那實在是很有幫助，對於這個疑問就不會再產生了。現在就是同部的，與《無量壽經》同部的，現在就是有《阿彌陀經》三種不同的本子，這三種不同本子我們都收在《淨土五經讀本》裡面。雖然夏老居士會集得很好，我並沒有把他的會集本擺在讀本裡面，因為我們這個《五經讀本》，我裡頭有讀本有副本，副本就提供參考的，讀本我還是選羅什大師的譯本。為什麼原因？大家念得習慣了，念得很熟了，就不要再改了。《無量壽經》我們採取夏老居士的會集本，為什麼？它爽口、通暢念得很舒服，原譯本念得很彆扭，夏老居士會集得好。所以我們都採取最完美的本子。其他的本子統統列在副本裡面，都可以作為參考。這是同部。

除同部之外的，有「同類」。哪些是同類？「凡倡導憶念彌陀，願生極樂之經典，均屬同類。」所以同類的就相當之多了，相當多。「其中亦有親疏」，有比較親、有比較疏遠一點。什麼叫親疏？如果提倡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要是提倡持名念佛這就比較親，為什麼？跟《無量壽經》、《彌陀經》完全一致的。如果提倡的是觀想念佛、觀像念佛，那比較就疏。當然同樣是念佛，它方法不一樣。目標雖然相同，方法不一樣，這個就比較上疏了。「以持名念佛為親，其他為疏。」底下舉的如：「《佛說觀無量壽佛經》」，這屬於同類的。「《華嚴經·普賢行願品》」，屬於同類的。《楞嚴經·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》，這是屬於同類的。「《往生論》」，也屬於同類的。這些統統都收在讀本裡面，現在我們稱為五經一論。所以五經一論除了《彌陀經》跟《無量壽經》是同部之

外，其餘都是同類的。還有「《安樂集》」，《安樂集》也是屬於論，也是專門提倡念佛求生淨土。

第三種叫帶說的，「帶說淨土經論」。這不專門提倡的，但是往往佛講經會順便勸勉大家念佛求生淨土，因為修學其他法門是真難，不但難，容易著魔。今天下午洛杉磯有一個同修打電話來，我跟他認識，他說他有點事情要請教我。他是學禪的，跟一個法師學禪，現在常常覺得好像有一個什麼東西附在他身上，自己心神不安。他來問我，他說是不是我們學了佛，要不到佛堂裡，不用功修行，佛菩薩就來責備我們，就來懲罰我們，他說有沒有這種事情？我說我還沒有聽說過。佛教三千年來，佛菩薩大慈大悲，你來學就來學，你不來學就不學，沒有說是不來學會懲罰你的，會把你抓回來重重的來罰你，我說沒聽說過。可見得他學得是確實有問題，我今天特別提醒他，我說學禪、學密如果學得不好，跟的老師不太適當，往往學成了精神分裂，最後住到精神病院沒有法子救。在國內、國外我們看到很多很多人，都是受過高等教育，知識水準很高的人，這是年輕有為，學佛學了幾年變成這個樣子。我特別提醒他，叫他要提高警覺，我說你已經入了這個邊緣，差不多了，再要不肯回頭、不覺悟的話，恐怕一、兩年就要進精神病院了，非常可怕。所以不是說別的法門不好，我們前面都談過，不適合濁惡眾生的根性，不適合。所以人貴自知，一定要認識自己。我今天跟他說，我說我沒有能力學禪，也沒有資格學密。我說我是下等凡夫，不是上根人，我採取的就是老老實實念這句阿彌陀佛求生淨土，那些法門太高了。所以佛往往在講經說法的時候，有意無意都提醒我們、勸導我們念佛求生淨土。

「《淨宗經論合刊》」，這是我們從前出了這麼一部書，「內載有二百四十餘種。」就是佛在這些經論上附帶勸人念佛求生淨土

，經論裡面查出來有兩百四十多種。「此乃略舉其要，遺漏難免。」當然實際上比這個是更多，這個只是略略的查一查，就發現有這麼多的經論。古德所謂的是「千經萬論處處指歸」，就是因為這個法門容易穩當，決定不會出差錯，只要我們老老實實修學，決定會有成就。

底下第八段要介紹的是「譯會校釋」。這是修淨宗的同修應該要知道的，譯是翻譯，會是會集，校是校對，釋就是註解。這底下有解釋：

「『譯』指本經之原譯本。『會校』指根據諸種原譯而會集校訂之本。『釋』指本經諸本之註釋」，註解，就現在我們所知道的，以及常常見到的。

「本經譯本」，先說翻譯，「自漢迄宋，凡有十二。宋元而降，僅存五種。」本經總共有十二種的翻譯，就是十二次翻譯。十二次翻譯當中，現在只剩下五種原譯本，其中有七本喪失、失傳了。

先說現存的，現存裡面第一種是：「《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。」這個本子是「後漢月氏沙門支婁迦讖譯於洛陽。」後漢的首都在洛陽，這位法師是出家人，他是月氏國人。月氏國現在不在了，要以現在的版圖來說，它是新疆的西北，現在是蘇聯的領土，距離新疆很近這個地區。古時候他們的文化也相當發達，佛教從印度傳到那邊去，我們中國跟月支往來相當的頻繁。

第二種是：「《佛說諸佛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。」這名字很長，這名字裡面多半都是梵文音譯的。它也有簡單的名稱：「一名《無量壽經》。一名《阿彌陀經》。」這是它的略稱。它是「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。」就是三國時代，三國時代的東吳。這也是一位外國的居士，這個不是法師。稱沙門就是出家人，稱優婆塞是在家居士，優婆塞是男居士。他是個男居士，是外國人

，當然也是精通佛法，這是他翻譯的。

第三種叫「《無量壽經》」。曹魏印度沙門康僧鎧譯於洛陽白馬寺。」這個本子流通最廣，因為在五種原譯本裡面來說他譯得最好，譯得比較上完備一些。所以單行本流通傳世幾乎都是這個本子，其他的本子沒有單行本流通。曹魏是三國魏國。這位法師，康僧鎧法師是印度人。當時洛陽是曹魏的首都，我們曉得魏篡了漢自己建立了王朝。這在洛陽白馬寺翻譯的。

第四種：「《無量壽如來會》。」這是唐朝譯的，「唐南印度三藏菩提流志譯。」菩提流志是三藏法師，三藏法師精通三藏，這也等於說是譯經法師的學歷。三藏法師在學位上講是最高的，就是整個佛法他都通達、都沒有障礙，才能稱之為三藏法師。這部經是在《大寶積經》裡面的一部分，《大寶積》就好像一個大單元，這一個大單元裡面有這麼一段，就是大單元裡頭有一個小單元。當然很多小單元，其中有一個單元是講「無量壽如來會」，就是這一會，《大寶集經》裡面這一會。從這個地方的確證明了《無量壽經》釋迦牟尼佛在世是多次宣說，這真的是證明，因為佛講《大寶積經》是一個大系列，這個不是普通的系列，這裡頭也講《無量壽經》。《大寶積經》這一系列之外佛也說過，所以從這裡這是很有力的一個證明，佛這部經是多次宣講。

第五個本子是：「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經》。」這是「趙宋」，趙宋就是趙匡胤建立的王朝。「沙門法賢譯」，這也是西域的法師，法賢這是從梵文已經譯成中文了，法賢法師翻譯的。我們看這五種本子，第一種是後漢，最後一種是趙宋，現在存的就是這五種。

失傳的一共有七種，底下也給我們介紹出來。「佚失七種，據開元釋教錄計有」，《開元釋教錄》是唐朝開元年間所編的佛教經

典的總目錄，叫《開元釋教錄》。釋教就是釋迦牟尼佛，就是佛教目錄。這個目錄裡頭有，但是現在書沒有了，書找不到了。所以開元那個時候藏經目錄裡面《無量壽經》的譯本有這麼多本，有這七種，但這七種現在沒有了。

第一種叫「《無量壽經》」，有兩卷。「後漢安世高譯。」安世高是我們中國早期譯經法師裡面最出色的一個，最了不起的一個人，文字好。在他傳記裡面說，他是安息國的太子。安世高，安是他國家的名稱，並不是他的姓，他的名字叫世高，安息國的王子。他父親過世之後，他繼承王位，做了半年的國王他就不做了，他把王位讓給他的叔父，出家修道。以後到中國來弘法，跟中國人的因緣非常之深。經典裡面講他是孝子，博學多聞，而且他懂得鳥獸的語言。這個人也是很不平凡的一個人，到中國來譯經相當多。他還有很多神蹟，在中國還了兩次命債。在傳記上都有的，前生欠了人家命債，這一生就還命去。你們看他的傳記，《神僧傳》裡頭有他，有很多神奇的事蹟。中國南方有佛寺就是安世高去弘揚的，第一個寺就建在南昌叫大安寺，是江南第一個佛寺，就是他去建的。

他的譯經工作告一個段落之後，就去度他一個前世的師兄，他們同學，前世的一個同學。這個同學墮落了，墮落就做龍王去了。龍王有大、有小，水神。他做的是宮亭湖的龍王，宮亭湖的龍王廟。他去度他，那個龍王前一生跟他是同學。他怎麼墮落的？他這個同學在前世明經好施（你們想想，我們今天如果看到這樣的人，我們都佩服得不得了），教理通達，會講經說法，又喜歡布施。龍是畜生道，怎麼會墮畜生道？瞋恚心還是有。常常到外面去托鉢（那時候出家人托鉢），托鉢今天托的東西不太好吃，不合自己口味，心裡就有點難過，就有點不平。我這個出家人有道德、有學問，你看今天出去這一餐並不可口，心裡就有點不平。就這麼一點瞋恚心

，死的時候墮了畜生道。所以墮落實在是非常非常容易，只一念差錯墮到畜生道去了。做了神，做了龍王，因為他明經，他過去是講經的法師，所以非常靈驗。你問牠什麼事情牠都知道，牠給你指點的決定正確，就是我們俗話講很靈。過去生中又喜歡布施，所以牠福報很大。宮亭湖一千里內的人都去拜龍王，都去供養牠，所以這個廟的香火就非常盛。因為龍王很靈，你去拜牠（那個時候走水路，水路是最重要的交通管道），你真的是一帆風順，平平安安的。你要是不拜牠，那麻煩就大了，不是逆風就是遇到災難，船翻掉了，貨物丟掉了，他就會出這些事情。這個龍王很捉弄人，所以沒有一個不去拜他。鬼神才會捉弄人，佛菩薩不會，佛菩薩你得罪他，他不見怪。鬼神不能得罪，得罪不得，因為他會見怪。

安世高就到了九江，過了長江之後到九江去到龍王廟。這個龍王頭一天就托夢給廟裡面的住持，說「明天有一個安息國的高僧要到我這裡來看我，你要好好的接待他，要禮遇他」，就托夢跟他講了。所以到第二天安世高一到，廟裡面已經一切都準備好了，要歡迎他。安世高知道，給龍王說法。說這個法別人聽不懂，不曉得是用梵文講的，還是用安息國國語講的，總之是外國話就是，咱們中國人很多人聽聽不懂。說了一番話之後，就告訴龍王，叫龍王現身，現身給大家看。龍王很為難，也很聽話，就現了身，從神龕裡頭鑽出來了，是一條大蛇，很大很大的一條大蟒蛇。見了安世高，眼睛流眼淚，安世高給牠誦咒，慢慢的牠就又縮回去了。大家都看到了，很多人都看到了，原來這個神是一條大蛇。當天晚上龍王又托夢給住持，就交代住持，把牠自己所得的這些供養，這些財物供養，統統送給安世高，請安世高替牠修福。安世高就答應了，就把這些財物帶到江南建一個佛寺，建一個佛廟，那時就帶到現在的南昌。南昌建立一個佛寺，這是中國江南第一個佛寺。就是龍王捐獻出



來的，所以叫大安寺。紀念安息國的意思，叫大安寺。他還沒到南昌，南昌走長江，都走水路過去。在宮亭湖當中就看到有一個人穿著白衣服，很年輕，好像二十幾歲的一個少年，從空中下來，在他船頭面前向安世高拜了三拜以後就走了。安世高給大家說這就是龍王，龍王現在已經脫離畜生身，生忉利天了，他來感謝的，來拜謝的。以後沒有多久，就在廟不遠的地方，發現一條大蛇，非常非常長。所以現在那個地方就叫蛇村。就是這麼一個故事。

這是個事實，也真正告訴我們，所謂「一念瞋心起，百萬障門開」。他的同學前世修行那麼好，一念差錯墮落在畜生身，也是幸虧同學真正得道，時節因緣成熟他來度他，這才脫離畜生身生天。所以這是修福超度最高只能到忉利天，這個諸位要曉得。像梁皇懺，這在中國非常有名的。梁武帝的妃子，也是造作罪業墮落在畜生道裡面，梁武帝請寶誌公來主持這個法會來超度。寶誌公是觀世音菩薩化身，觀世音菩薩主持這個法會來超度，也只能把皇后超度到忉利天，再往上去就不行了。往上去要自己有修持，夜摩天以上自己要有定力、有定功，沒有定功是不能夠往生的。那個定功叫未到定，修的定沒有真正修成功。修成功了，他就不在欲界，就到色界去了，起碼也是初禪、二禪去了。所以他有定功，定功沒有成就，屬於未到定。所以天要修十善，要修四無量心慈悲喜捨，這個才能夠往生。我們看大小乘經典，佛給我們講得很清楚，色界、無色界天人沒有瞋恚心。我們欲界裡頭是見思煩惱統統具足，思惑裡面貪瞋痴慢疑統統具足。色界裡面只有四個，有貪，沒有瞋；有痴、有慢、有疑，沒有瞋。到無色界裡面，瞋當然沒有，慢也沒有，無色界天慢也沒有，所以只剩了八個，見思煩惱十條只剩八條，無色界只有八條，所以愈往上去他道德的水準愈高。所以諸位想想，連天人都不會怪罪眾生，佛菩薩哪裡會怪罪眾生！不可能的。所以鬼神

不能得罪，佛菩薩得罪沒有關係，他不會跟你計較的，連天神得罪都不會怪你的。

所以前天基督教有幾個牧師來訪問，我們就談到諸天，我就跟他講佛教裡面，他問我佛教對天神的看法，我說佛教承認有上帝，承認有天神，天神是慈悲的。如果說我們得罪天神，天神馬上要來懲罰，那個天神是很低級的天神，不是高級的。我說高級的天神，慈悲，不會怪人的。不但天神，我們再把水準放低一點來說，世間的聖賢君子，你得罪他，他都不會跟你計較，何況天神，又何況上帝！如果說得罪他，他跟你計較，不肯放過你，還要重罰你的（這個在我們世間人講，這是小人，君子都不會），那這樣一說上帝不也是小人一流了嗎？這個不可以，怎麼可以這樣對待上帝？這是大不敬。所以凡事要講理。不過那一天那幾個基督教徒有兩個牧師不錯，到最後非常坦誠的來給我們談，非常坦誠，很難得。

安世高，他這一生的事蹟，給我們提示的非常之多，這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一位善知識。可惜他這部經失傳了，如果這部經本要不失傳，我相信今天大家念《無量壽經》一定會念他的本子，因為安世高的譯本就跟以後的鳩摩羅什一樣，是非常受中國人喜愛的翻譯本。

第二種叫「《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，也是有兩卷。「曹魏沙門帛延譯於洛陽白馬寺。」曹魏是三國時候魏國。帛延是個出家的法師。

第三種叫「《無量壽經》」，有二卷。「晉沙門竺曇羅密譯。」是在東晉永嘉二年。

第四種叫「《無量壽至真等正覺經》」，也是兩卷。它有幾個名字，「一名《樂佛土樂經》。」樂這個字念去聲，是愛好。「佛土樂」就是極樂世界。「一名《極樂佛土經》。」所以這裡底下一

個名字就比較上順我們中國人的文法，《極樂佛土經》。「東晉西域沙門竺法力譯。」這是東晉恭帝元熙元年翻譯的。

第五種叫「《新無量壽經》」，兩卷。「東晉沙門佛陀跋陀羅譯於道場寺。」這個年代是南北朝時候劉宋（就是劉裕）建立的政權，永初二年在道場寺翻譯的。

第六種也叫做「《新無量壽經》」。是「宋」，這個宋也是劉宋，「涼州沙門寶雲譯於道場寺」。也是永初二年。這個地方我們要注意，它年代相同，是同一年翻譯的，而且同在一個地方翻譯的。同一年同在一個地方翻譯，假如不是原本不同，這個講不通的。所以這也證明了《無量壽經》傳到中國來的時候原本不相同。原本不相同，就證明佛不是一次說的，是多次宣說。所以從很多跡象裡面也發現這部經是釋迦牟尼佛多次宣講，這個很稀有，因為佛一生講一切經都是講一遍，沒有講過第二遍的；多次宣說這部經就非常重要，不是最重要的經典不可能是多次宣講的。

第七種也叫「《新無量壽經》二卷。」也是劉宋時代「罽賓國」，罽賓就是現在的新疆天山南麓，古時候稱罽賓國。沙門曇摩羅密多翻譯的，這是在元嘉年中。

這個七種只有經題、卷數、翻譯的人，乃至於翻譯的年代都記載得很清楚，可是經本現在是見不到。我們再看底下一段：

「以上連現存者，總八代十二譯。」從後漢到趙宋八個朝代一共十二次翻譯。「《甄解》云」，《甄解》是日本一種《無量壽經》的註解。「凡於諸經中，傳譯之盛，無如今經。」這是說佛經流傳到中國，翻譯最盛，翻譯最多，沒有超過《無量壽經》的。《金剛經》是中國人最為熟悉的，《金剛經》只有六種翻譯，它這個六種翻譯還都在，都沒有失傳，現在《大藏經》上統統都可以查得到。所以真的翻譯最多的是《無量壽經》，無如今經。「斯乃以出

世正意，利益無邊故也。」這個才顯示出釋迦牟尼佛示現成佛在我們這個世間，為的是什麼？為的就是要宣揚這個法門，出世的正意。前面我們在因緣裡面講過，如來正說，稱性極談，真的是利益無邊故也。除非你這一生遇不到，那是什麼？緣不足，沒有緣分。遇到了，能夠相信，能夠發願，肯一心專念，沒有一個不往生的。一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那就沒有一個不成佛的，所以往生就是成佛，這是利益最上的。這個法門一切諸佛都說是難信之法，這是真的。我們經雖然還沒有研究，我們從前面一直談到今天，談的也不少，我們很清楚的理解，正如佛所說的，這個法門是度根熟眾生的，是接引上上根人的。所謂上上根人、根熟眾生，就是說他多生多世的善根福德因緣今天成熟。怎麼成熟？換句話說，他這一生有資格作佛了。這是度眾生成佛道的一部經，不是教你成菩薩，不是教你成阿羅漢，是教你成佛的。那我們想想成佛是要多麼大的福報，當然稀有！一說人就相信、就接受了，那成佛不是太容易了嗎？所以我們給人家講，人家不相信、不能接受，我們就知道理所當然，這是非常正常的現象。他要聽了就肯接受，就肯依教奉行，那這個人了不起，這個人正是經中所說根熟、上上乘人，他不是普通人。所以這是如來出世正意。

「《會疏》云」，《會疏》也是日本人的著作。所以日本對於《無量壽經》的弘揚著述超過我們中國很多，他們古註（就是隋唐到宋這時代）的《無量壽經》著作有二十多種，回過頭來看我們中國只有兩種。現代人的著作，除了黃念祖老居士這個本子之外，也不多，底下我們會提到，也沒有幾種。《會疏》云：「凡於一切經中，傳譯盛然，無如今經。斯乃道理幽邃，利益最上故也。」這兩位大師的看法都相同。「兩疏同一卓見。」見解相同，都是這個看法。

「本經為佛多次宣說，且誦習者多，梵本傳寫者多。梵本有多種，存沒詳略不同。」因為佛多次宣說，有的對這方面說得詳細一點，那個省略一點；另外一次說，可能那個地方說得詳細一點，這個地方就省略一點。所以實在講真的就有會集的必要，因為他不是一次說的，是多次說的，每一次講的詳略不一樣。「梵筴寫本又易脫落」，梵文的經是用貝多羅樹葉寫的，就跟我們中國竹簡差不多，比我們中國竹簡進步一點。中國竹簡一個竹片上只刻一行，繩子一斷的話就脫掉了，脫掉之後往往就接不上，所謂錯簡，就排錯掉，我們中國古書往往有這個情形。佛經，它這個貝多羅樹葉子比較寬，所以它一片葉子寫四行；寫四行，也是兩頭用繩子穿起來的，繩子一斷也容易搞錯。所以說梵本容易脫落，「故今諸譯本甚有差異。」我們現在把五種原譯本對照一下看，裡面差別很大。

「若細究存世之五譯」，細細去研究現在存世的五種原譯本，「可推知當年梵筴，至少有三種。」因為它出入太大，絕對不是一個本子。一個本子兩個人翻譯，總是大同小異，總不會有很大的出入。它這個本子你一比較、一對照出入太大，根本就不像是一個原譯本，所以斷定至少原譯本有三種。「必是所據之原梵本不同，方有此異耳。」才會有這個現象，否則的話不可能。譬如《阿彌陀經》，羅什大師翻譯跟玄奘大師翻譯的，真的大同小異。這個我們能夠斷定，它原本是一本，是同樣一個本子。東晉時代傳到中國來的《阿彌陀經》梵文本，羅什大師譯的。玄奘大師在唐朝到印度去又看到原本，那個原本還是一樣的，還是一個本子，所以他們兩個翻的是大同小異。不像《無量壽經》翻譯出入有這麼大。「可見會集諸譯，實有必要。」這是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們眼前，我講《無量壽經》講了很多遍。我過去講《楞嚴經》，大概講六、七遍，遍遍都不一樣。如果要把它記錄下來，將來你要給我出一個完整的書，

還得用會集，你要不會集什麼？我那一次講的跟這一次裡頭也有不少有出入。當然後面講的比前面有進步，可是前面講的可能後面也沒有講到的，必須把多次講的合起來，我這部經裡所講的東西統統都講到了，也得要合起來看才行。這就是要一個完整的本子，完整的本子意思非常圓滿，那的確就有會集的必要。下面，這是介紹會集本。

「會校之本，自宋迄今，凡有四種。」最初會集的就是王龍舒居士，他這個本子叫「《大阿彌陀經》」。「宋國學進士龍舒王日休校輯。」我們想想王龍舒居士這個人是很了不起的人，他是宋朝時候的人。國學進士是他的學歷，他考中進士，等於現在高考及格的，這個學位是最高的，相當於現在的博士學位，他是拿到博士學位的。龍舒是他的籍貫，他是龍舒人。龍舒在什麼地方？就現在的安徽舒城，在當時叫龍舒。就現在的舒城，距離我的故鄉很近，大概是我們華里是五十里，公里只有二十五里，現在開車不過二十分鐘就到了，很近的這麼一個地方。他姓王，名字叫日休，叫王日休。他的家庭是小康之家，生活能過得去，所以中了進士以後他不做官，他沒做官，他在家學佛。而且他有不少著作，也常常到外面去講經說法，勸人念佛。他的著作當中最著名的，流通最廣的《龍舒淨土文》，有一個小冊子專門勸人念佛求生淨土，文章寫得好，這個流通量最大。實在講他最了不起、最偉大的著作，就是《大阿彌陀經》，這個本子收在《大藏經》裡面。收在《大藏經》，可見得我們佛門歷代這些高僧大德都承認，它這個有價值。

確確實實他的本子比原譯本編得好，但是美中依然不足，最大的不足在哪裡？五種原譯本他只看到四種，唐朝譯的《無量壽如來會》這一本他沒有見到，一生當中沒有見到。你就曉得從前書本得來之難，以他這樣的聲望地位，當代的一個大佛學家，到處去蒐集

都找不到這個本子。所以他這個會集本是四種的會集本，缺了一種。《無量壽如來會》裡面有很多經義是前面四種本子裡頭沒有的，這個就漏掉了很多。還有一個問題為後人所不滿的，特別是印光大師指責的，他會集的時候把人家原文文字改了。當然他改是沒有問題，他不但是文學造詣極深，佛法他也是非常的通達，把人家文字上改幾個，意思沒有變，詞藻更美，當然是好。但是印光大師講，這個好是好，你改沒有問題，你要是開這個端了，後來的人看這個經，文字看不懂了，看不懂這個文字不好，我把它改一個，改一個，我好懂，你也會懂，這麼大家改來改去，這一部經愈傳愈訛，傳到最後就不成樣子了。所以印光大師是極力反對改動原文，這是開這個例子不好。王龍舒開了這個例子，所以後人對他這一點不太滿意。但是他的本子還是不失為一個好本子，他的《大阿彌陀經》在台灣、在中國大陸有單行本流通。蓮池大師寫《疏鈔》裡面所引用《無量壽經》，可以說引用王龍舒居士的《大阿彌陀經》會集本引用得很多。可見得中國淨土宗祖師大德對他相當的尊重。會集的確是有必要，但是要謹慎。龍舒居士自己修持的功夫也了不得，他是預知時至，他沒有生病，他往生的時候是站著走的。如果說他這個會集不對，不是佛的意思，違背了佛的意思，他怎麼能站著往生？怎麼能不生病站著走？這給我們一個很大很大的信心，這個可以斷定會集是對的、是佛的意思，是對的。但是要謹慎，像印光大師講的，決定不能改動一個字，這樣就好。

第二種本子叫「《無量壽經》」。是清朝「菩薩戒弟子彭際清節校」。這是清朝乾隆時代，清朝最盛的一個時期，這是在我們這個地球上，中國人很神氣，是一等國。美國哥倫布大概剛剛發現，它才兩百年。乾隆是兩百多年，恐怕這個地方，哥倫布還沒發現這個地方。這個地方還是蠻荒時代，我們中國是世界上最強的一等國

。彭際清他的父親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書，現在來講就是國防部長，他的父親是乾隆皇帝的國防部長，官做得大，官做得很大。所以他是，共產黨的話就講是高幹子弟，貴族出身，而且人非常的聰明。未冠，是二十歲行冠禮，未冠就童子之身他就中了進士。所以他中進士很早，十幾歲，沒有滿二十歲就中了進士。中進士以後做過很短時期的官，很短時期，沒有做幾年他就不做了。家庭環境好，生活沒有憂慮，不成問題，專門學佛，他就變成一個佛學家了。他的著作也很多，尤其是難得的，就是《華嚴念佛三昧論》是他作的。雖然東西不多，薄薄的十幾頁，真正了不起，那要不是把《華嚴經》參透，決定作不出來的，就是《華嚴經》裡面所講的念佛的方法。這個小冊子近來黃念祖老居士在北京講過一遍，有一套錄音帶，一共七個帶子，流傳到美國來了。我們在台灣特別把這個小冊子印成單行本，印了一萬本，跟著他這個錄音帶流通。太難得了。

他的著作也非常之多，他在佛門有個別號叫知歸子。《思歸集》是他作的，《思歸集》後面有個自傳叫「知歸子傳」。他那個自傳寫得非常客氣，沒有寫他的家世，非常謙虛，非常客氣。他的《無量壽經》也寫得很好，但是很可惜的，他五種本子裡只取了一本，只取一本，他不是會集本，他是一個刪校本，他取的是康僧鎧的本子。康僧鎧的本子裡面有很多繁雜的地方，他把它去掉了，就是把它整個經文做一次刪節，所以它叫做節校本。所以這個本子好，雖然是很好，比康僧鎧的本子念起來那的確太舒服了，文字通暢，義理清晰，的確是好。他做了這個本子之後，又給這個本子做了個註解，這個註解叫《起信論》，叫《無量壽經起信論》。經文是他刪節的，論是他造的，就是《無量壽經》的註解，這到後面我們會再提到。這是彭際清居士一生了不起的成就。

第三種叫「《摩訶阿彌陀經》」。清菩薩戒弟子承貫邵陽魏源會



譯。」魏源是湖南邵陽人。承貫是他的別號，邵陽魏源，他姓魏，名字叫源。他是清朝咸豐年間人，距離我們就更近了，我們知道慈禧太后就是咸豐皇帝的妃子，咸豐年間人。這也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佛門大德，他是在家居士。我們看節校、會譯的統統是在家居士，所以在家居士學佛的成就超過出家人很多，尤其是在近代。近代這個出家人，說老實話能夠比得上在家的人不多，的確是不多。在家人學佛心地真誠，他沒有一些應酬，往往成就容易。出家人住持一個寺廟，信徒也多了，應酬也多了，沒有辦法專心修學。像從前我們聽倓虛老法師的開示，因為倓老法師常講：我想念佛，還沒有念完一串念珠，這個人來請教，那個人又來找閒岔，一天叫我念一串這個時間都沒有。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法師名氣愈大，找得人愈多。

我從前還沒有出家之前，剛剛辭掉職務，是跟懺雲法師住在一起，住在埔里。那個時候懺雲法師名氣還沒這麼大，平均每一天的信件至少三十封，他老人家要回信，有的時候不重要的要我代回。所以我才知道出家人很苦，光是這種應酬就不得了，現在還加上電話，這怎麼得了！電話、信件、來拜訪、來請教，你說，這就比不上在家人，在家人應酬沒有這麼多。所以我了解這個情形，我對於所有人給我寫信，我是一律不回。為什麼？大家已經知道了，我不回信，所以也就不怪我了，那個回回不完的。來找我總是免不了，所以我在台北定個時間，每天下午四點鐘到五點半，這一個半小時我見客。你們要來找我，到這個時間來找我；這個時間以前我不見客，否則的話我時間都沒有了。將來你們個個都成就了，我還在搞六道輪迴，這個划不來，這個不能幹，這不可以的。所以總而言之一定要提高警覺。但是在台灣做法師很不容易，道場那麼大，廟那麼大，要維持。你要不拉攏信徒，你就沒有辦法維繫，這是沒有辦

法的。所以我這個道場是愈小愈好。我們在台北圖書館，我們館長，韓館長常常來給我說，我們再買幾間房子擴大做個講堂。我說不要，為什麼？負擔太重。現在我們這裡小小的地方，大家擠擠好熱鬧，是不是？擠擠很熱鬧，開銷少，不求人，我們才沒有事。開銷愈大，一定要求人；求人，自己時間就沒有了。所以現在出家人為什麼不如在家人，道理就在此地。這是時勢所逼，我們要曉得。我們看到這些統統是在家人。

魏老居士很了不起的一樁事情，就是把《華嚴經·普賢行願品》擺在淨土三經的後面稱為淨土四經，這是他幹的。到民國年間，我們印光老法師，又把《楞嚴經·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》加在四經之後，成為淨土五經。這個五經是怎麼來的要知道，魏老居士把《行願品》加進去，印光大師把《念佛圓通章》加進去，這稱為淨土五經。這個五經，將來有沒有再加六經的必要？沒有必要，到此為止。為什麼？已經十分的圓滿，真正圓滿。所以現在我們講淨宗依據的經典是五經一論，一論是天親菩薩的《往生論》。

魏源居士的會集本確實他是五種本子都見到了，他是五種的會集本。而且魏源自己認為他會集的超過前面王龍舒、彭際清，超過他們的本子，認為他這個本子就定本了，將來可以流傳於後世了。殊不知他的本子的確是比前人好，那是沒話說，如果不如前人的，這個本子怎麼能行？不能行。確實比前人好，後後勝於前前，的確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可是還是有美中不足，不足的也是改了人家的文字。所以印光大師在《文鈔》裡對魏源，尤其對王耕心非常非常的不滿，對魏源還好一點，對王耕心真正是不滿，很嚴厲的批評。王耕心的註解就是用魏源居士的本子，這個註解我是從黃念祖老居士那裡得到的，他老人家蒐集的有一本，我在北京影印帶回台灣，所以我看到它的原本。將來這個本子還是可以把它印出來，但是印

出來，我要把印光法師對它的批評印在前面，讓大家合起來看。當然利益還是有利益，還是有見地，偏見是有，他有偏見、有成見，但是有些地方的見解也相當高明，值得做參考。這就是統統都是因為改經，把原譯本經文字改掉了，這是印光大師深恐啟發後人改經的做法，那就不得了，所以他極力批評。因為前面這些本子不是不能會集，是會集不圓滿，會集得有毛病，夏蓮居老居士才發心重新做一個新的會集本。

第四種，「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。民國菩薩戒弟子鄆城夏蓮居會集。」鄆城是他的籍貫，山東人。他老人家會集實在是非常圓滿，可惜印光大師沒有見到，因為他的本子出來，印光大師往生了，沒有見到。如果印光大師看到他這個本子，大概就點頭，也會笑笑，真正圓滿。你們諸位看經題，連經題都是會集的，沒有改一個字。經題，實在他用的是什麼？他用五種原譯本，前半段用最後的，就是趙宋沙門法賢所譯的，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經》。他把那個經字不要，取「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」。再接著取第一種譯本，就是後漢支婁迦讖譯的《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。無量重複了，就取「清淨平等覺經」。你看一個字沒改，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》，一個字沒改。不像前面幾個，《大阿彌陀經》，這個名字是自己起的，這不是會集的，自己搞的；《無量壽經》跟康僧鎧的本子是相同，到底是節校本是原譯本搞不清楚；《摩訶阿彌陀經》就更沒有依據，更是自己造作的。夏老是字字句句統統是原文，一個字沒改動，這個沒有話說。凡是後人指責前人的弊病他統統沒有，所以梅光羲稱為這個本子是《無量壽經》九種本子裡面最善之本。九種本子就是現存的五種原譯本跟四種的會集本，九種裡面最好的本子。

夏老居士會集的經過，黃念祖老居士在註解裡面都寫得很清楚

，大家可以參考，感應瑞相非常之多。這個老居士我們想像當中他不是普通人，必然是佛菩薩再來，是個再來人，是來專門救度末法濁惡罪苦眾生。也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機緣成熟了，因這部經得度，那是真的。因此經得度的人太多太多了。這部經從會集流通出來之後，沒有多久共產黨統治大陸，所有宗教整整禁止了三十六年，完全沒有，個人學佛也不行。所以黃老居士在那一段期間，也加上一頂帽子，牛鬼蛇神，被迫下放勞改。黃老居士告訴我，也很好，十幾年的生活，沒有一個人敢跟他講話的。如果有人跟他講話，別人就指責，你怎麼可以跟他講話？他是牛鬼蛇神。所以沒有一個人敢跟他講話。他說也好，他自己就專心念佛，這個對他以後成就，他的真正功夫底子在那個時間打下來。不能看經，不能讀書，一面工作就是念佛，所以反而心地很清淨。這不是念佛人，真的做不到，一般人是折磨。他沒有，他心地清淨，這三寶加持。

下面接著介紹「本經註釋」。現在在我們中文《大藏經》裡面，我們能夠見到的只有五種《無量壽經》的註解。第一種，「《無量壽經義疏》」，有六卷。「隋淨影寺沙門慧遠撰疏。」隋朝時代淨影寺，他的法名也叫慧遠，跟我們東晉初祖慧遠名字相同，所以在歷史上稱為小慧遠，在隋朝時代。他有《無量壽經》的註解，他用的這個本子，原本是用康僧鎧的，用康僧鎧的本子來註，在原譯本裡的註解算他這個本子註得最詳細，流通最廣。

第二種，「《無量壽經義疏》」，只有一卷。是唐朝時候「嘉祥寺吉藏撰」。這個本子有單行本，很少很少。原因他註得很簡單，他所註的文字恐怕還沒有經文多，可見他註得非常簡單。但也註得很好，很簡單，他這個本子我還有一本木刻本的，吉藏跟慧遠法師的本子我還都收的有。

第三種，「《無量壽經義述文讚》」，有三卷。這個也收在中

國《大藏經》裡面，但是這個著作的人是憬興法師，他是唐朝時候人，新羅國（就是現在的韓國），韓國的一位法師，我們《大藏經》裡收的有他。

第四種叫「《無量壽經宗要》一卷。」也是新羅（韓國人），唐朝時代，元曉法師作的。

第五種叫「《遊心安樂道》一卷。」也是新羅元曉撰的。這些都可以說是《無量壽經》的註解。元曉法師《無量壽經宗要》是依照經文註的，《遊心安樂道》算是一個論，沒有按經文，但是就是講《無量壽經》的大意，都算是註解。

末後說，「日本則有了惠、峻諦、道隱、觀徹等數十種之多，遠超我國。」這些詳細的諸位可以參考黃念祖老居士的註解，這是原譯本的註解。原譯本註解在現代在台灣有一位性梵法師，他也是採取康僧鎧的本子，自己寫了一篇講義，曾經在佛學院講，現在也出書了，就是《無量壽經講義》，這是一個新的註解，我們這裡沒有把它入進去，這個都是原譯本的註解。

「注釋大經會校本者，共有五種。」這就不是註的原譯本，註解的校會本。

第一種是「《無量壽經起信論》」，剛才曾經提過，這有三卷。是「清初彭際清作。」這本書也是很稀有、很難得，是在台灣周邦道老居士他從大陸帶來有這麼一本書，曾經送給李老師看，送給李炳老看。李炳老就勸他把這本書影印流通，所以他前面還寫了一篇序，說明流通的緣起。正好那個時候華崗編《華崗大典》，他就把這本書交給華崗，列在《華崗大典》裡面。但是他多印了很多冊，有單行本流通。經是彭際清節校的，註解是他自己作的，所以這是他很了不起的著作，也是他所有著作當中可以說是最偉大的著作。

第二種是「《無量壽經箋註》」，有兩卷。是清朝末年丁福保居士註的。丁居士註經他有個特色，他是以經註經。譬如這一句無量壽，哪個經上怎麼解釋，哪個經上怎麼，統統抄在一起，叫箋註。沒有自己的意思，但是把所有經論裡頭有關的解釋，他統統把它抄在一起。所以可以說對於研究《無量壽經》，或者講解《無量壽經》，提供了最完善的資料。他用的經本是用彭際清的本子，所以他的經文跟《無量壽經起信論》的經文是相同的。

第三種，「《佛說摩訶阿彌陀經衷論》。」這是清朝末年正定王耕心作。這個本子出現大概是在同治年間，他採取的本子是採取魏源的會集本。剛才講了，他有些地方是有偏見，這是印光大師特別指責他，在《文鈔》裡頭好像有兩、三篇的文章談到這個問題。

第四種，「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眉註》。」這就是我們在此地講經用的經本，是李炳南老居士在民國三十九，他在台中講這個本子。他的講稿，他的註解很簡單，就在經本上註。但是他的字寫得很工整，用毛筆字規規矩矩寫的，把段落勾出來了，把重要的意義他都註出來了，所以我們把他這個原本影印流通。

在過去我講這部經，我的參考資料就是兩種：一種就是李老師的眉註，這是我主要依靠的；第二種就是丁福保的箋註。我過去講《無量壽經》就是依這兩個本子，一直到前年我們在此地，遇到黃念祖老居士從D C寄給我現在他這個註解。我們那時候收到的時候，收到的時候你們大家都沒看到，因為那一天我要回台灣，我們行李都收拾好了，等著出發了，郵差送來了。送來之後，我就往行李一塞，回到台灣打開來一看，才知道是這個註解。原本是打字油印，字體也不好，紙張印刷是我們台灣四十年前的樣子，所以一看就曉得大陸比台灣落後四十年。回到台灣之後，我趕緊寫信給劉啟義，因為那時候跟老居士沒有直接連繫，就叫劉啟義趕緊跟老居士寫

封信，他有沒有版權。如果後頭「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」，那就算了，那我就不打算印他的了，我打算參考他的，自己再寫一本註解。如果他不要版權，歡迎翻印，那我就很省事了，我就準備在台灣大量的翻印。所以大概是一個月回信就收到了，歡迎翻印。

歡迎翻印，那我就很放心了，我在台灣找了八、九個大專學生來幫忙我作這個工作，第一個就是把簡體字要翻成我們的正體，這個工作做了八個月，全部翻出來。第二個工作，校對，老居士在經文裡頭所引用的經論全部把原文找出來對一下。這個事情大，十幾個人做，我們這個工作做了一年半，書才出來，真是費了大功夫。本子印出來了，老居士當然也非常歡喜。我們第一版就印了一萬本。現在第二版，我們印了兩千本。老居士寫信告訴我，希望我慢一點印，他還有些地方要修改。他快一點，我慢一點，我們配合一下。他說希望底下二版就做為定本，不會再改動了，做定本。那麼他的稿子到現在還沒送給我。台灣有很多人等不及了，我們一萬本都送完了，我們此地還有一些，台灣沒有了。台灣一本都沒有了，所以現在又印了兩千本應急，贈送給他們。等老居士稿子送來之後，我們印第三版，三版就是定本。

今天，我早晨給黃老居士寫了一封信，也催他這個事情，希望他快一點稿子給我們；另外還有一樁事情，就是這部經剛剛出來之後，梅光羲居士在中廣（中央廣播電台）講過一次，慈舟法師在濟南講過一次，而且還有科判。所以我今天特別將這件事情告訴黃念祖老居士，我告訴他今天在台灣有一位懺雲老法師，還有一位道源老法師（已經往生了），這兩個老法師在台灣都非常受人尊敬，兩個人都是慈舟的學生，都是慈舟法師的學生。如果能夠把慈舟法師《無量壽經》的科判找到的話，我們把這個科判會在經上印出來流通，會對台灣讀誦這部經增長很大的信心。所以可能就是道源老和

尚跟懺雲法師都不知道慈舟法師這個事情，因為我們跟他接觸這麼多年，從來沒有聽他說過。我們只是看到在黃念祖的跋文裡面提到過這樁事情，所以我希望黃老居士能夠把慈老的科判找到，找到我叫他寄到美國來，因為寄到美國來快。寄到台灣，大陸寄到台灣的信要一個多月，一個月到一個半月才能收得到。寄到美國來得快，寄到美國來，這裡馬上用傳真傳給我，快得很，一個星期我就看到了。他老人家的原文，當然不會很長，原文保存在我們學佛社，傳真給我就可以，我在台灣把這個會到經文裡面就可以流通。所以這個的確是啟發人的信心，因為慈舟這兩個學生在台灣都很受人尊敬。

這是註解大經會校本，到目前一共有五種。我聽說最近黃念祖老居士還在寫一本白話的註解，專門接引初機的，就是《無量壽經》，這個也很難得。同時我在新加坡講的這套帶子，這個帶子此地有，此地有一套。台大謝教授就依照這個帶子統統把它寫出來，總共寫了將近有七十萬字，就是寫成一本講記，現在拿給我改。我一看至少有三分之二要重寫，裡面東西可以用的、可以保留的頂多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二要重寫，也就是去年境界跟今年不一樣、不相同。所以會集是很有必要，我每一遍講的每一遍都不一樣。我在台北講的一次是九十分鐘，一共講了九十次，比新加坡就詳細的多了。我聽台北打電話告訴我，說這一套帶子現在也有人在寫。反正他們寫的人自己會很得利益，寫一遍，我想超過聽個五、六遍吧！自己親自寫一遍這個印象會很深。所以我希望發心寫的人認真努力，二、三年之後，這些人應該可以講《無量壽經》。講《無量壽經》的人多了，那我就可以退休了，可以休假，不要這樣勞累奔波，希望他們大家都出來。這個就是，大概我想在這一年、兩年之後，這個本子一定可以印出來。這是夏老居士的會集本比較上通俗一點點的



註解，比較通俗一點，能夠適合於現代人的生活，修行比較上方便一點。

今天我們就講到此地。